

回歸國寶之蟬冠菩薩像



在山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中，曾經流落海外14

年的蟬冠菩薩像最具傳奇色彩，其身后的歷史故事、曲折的發現過程以及輾轉英國、日本，又追回的坎坷經歷，吸引了許多遊客到訪。走近這尊蟬冠菩薩像，飽經風霜的滄桑氣息撲面而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蟬冠菩薩像因寶冠正中雕刻了一隻非常醒目的蟬而命名。

流落海外14載終回故鄉

蟬冠菩薩像，造於北朝，青石質，通高120.5厘米。頭戴寶冠，面部豐滿，身披瓔珞，下着長裙，衣着貼體而飄逸，裝飾華麗而高貴，為中國古代石刻圓雕傑出之作。最為引人注意的是，菩薩寶冠正中雕刻了一隻非常醒目的蟬，這在佛教造像中極為罕見，因此被命名為「蟬冠菩薩像」。

據山東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宋愛平介紹，中國有「蟬冠」的佛教造像迄今僅發現兩例，此尊菩薩像就是其中保存較好的一例，可謂彌足珍貴。因其手臂殘缺，又被稱為「東方維納斯」。

出土山東 流落海外

1976年3月，山東省博興縣陳戶鎮張官村一位村民挖土墊房基時，挖出了一堆佛像。可惜的是，當博興縣文物部門聞訊前來勘察時，現場早已破壞，大部分石像早已被附近村民當做石料運走。經當地文物幹部不懈的努力，幾年間共找回幾百件殘塊，粘接修復後，合計收回造像、造像座等殘缺個體73件，蟬冠菩薩像就是其中最為珍貴的一件。1981年，蟬冠菩薩像入藏博興縣文管所。

1994年7月，蟬冠菩薩像在一場大雨滂沱的深夜不翼而飛。此後幾年杳無音信。直至1999年12月，中方收到兩封信函才獲悉石像下落。原來蟬冠菩薩像被盜後流轉到英國文物市場，1995年被日本



◆山東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宋愛平介紹蟬冠菩薩像背後的故事。

山東佛教造像風格獨樹一幟

山東是古代中國佛教文化與藝術的興盛之地。東漢永平年間佛教正式從古印度傳入中國，東漢晚期山東開始出現與佛教相關的藝術圖像。隨着佛教與齊魯文化的不斷融合，山東的佛教造像風格頗具本土特色，其中北朝時期背屏造像的祥龍嘉蓮裝飾和圓雕佛像的「薄衣貼體」風格最為突出，在中國佛教造像藝術史上獨樹一幟。20世紀80年代以來，

山東境內多次發現佛教窖藏坑和佛塔地宮遺存，出土數量眾多的佛教造像和相關文物，特別是1996年山東省青州市龍興寺佛教窖藏坑的發掘，大量造型精美、裝飾華麗的北朝造像重見天日，引起了全國乃至世界的極大關注。

位於山東博物館1號展廳的「佛教造像藝術展」，展示了不同時期山東地區的佛教造像、寺碑、銅鐘、石函等，是



◆正在山東博物館展出的賈智淵造背屏三尊像。

美秀博物館(MIHO MUSEUM)花費1億日圓從英國倫敦的美術商手中購得，並在1997年該館開館時正式展出。

每五年赴日展覽一次

在經過與中國方面長達8個月的磋商談判後，美秀博物館最終同意將這件文物無償歸還中國，中方則同意石像在美秀借展6年。2001年4月16日，山東省文物局與日本神慈秀明會在日本滋賀縣正式達成蟬冠菩薩像無償歸還中國的《備忘錄》，並同時簽署了蟬冠菩薩像的《借展協議書》。2007年底，蟬冠菩薩像從大阪乘船回到山東。2008年1月正式入藏山東省博物館。

按照先前鑒定的贈還協議，蟬冠菩薩像自2007年底回歸祖國以來，每五年到日本美秀博物館展覽一次，除2022年因疫情沒有成行之外從未間斷。2027年，蟬冠菩薩像將於美秀博物館成立30周年之際再赴日本。」山東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宋愛平表示，山東博物館和美秀博物館亦因此結下「良緣」，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流落海外的文物回歸祖國其實並不容易。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不完全統計，在47個國家的200餘家博物館中，中國文物數量高達167萬件，流散在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數量更是館藏的10倍之多。多年來，中國政府對此十分重視，一直通過外交、法律、回購等多種途徑不懈努力，以期更多文物回歸祖國。

山東佛教藝術興盛的充分例證。其中賈智淵造背屏三尊像是北魏佛教造像中最傑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造像正面雕一佛二菩薩，舟形背光內刻九尊化佛，正上方飾「倒龍」圖案。背屏上部雕十一尊形態各異的伎樂飛天。主佛兩側立脅侍菩薩像，供養人像則位於主佛與脅侍菩薩之間，手持蓮花，面佛而立。背屏左右兩側及碑陰雕規整的方龕，刻196尊坐佛，是為「千佛式」。造像保存比較完整，供養人像和題記齊全，實屬難得。



◆遊客在參觀山東博物館「佛教造像藝術展」。

郵壇茶座

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郵票發行始末

1949年10月8日，即開國大典之後的第八天，新中國發行的第一套紀念郵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郵票(紀1)誕生了。這套郵票共4枚，圖案相同，顏色不同。郵票銘記為「中華人民郵政」，並首創了郵票誌號，將其印在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的底邊位置，成為新中國郵票的顯著特色之一。

承辦此事的是華北郵電局聯絡員鄧連普，他找到了曾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的畫家張行和鍾靈，請他們來設計紀1郵票圖稿。兩位畫家連夜趕畫出了一張鉛筆圖稿。圖稿上方是充滿喜慶氣氛的大宮燈，上繪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徽，主圖是歡慶解放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通過雄偉的天安門，另外，還繪有正飛翔在天空的人民空軍銀鷹。45年後，張行回憶當年設計新中國第一套郵票情景：「當我接受了周總理提出要為全國政協會議設計郵票的任務時，我只是個三十剛出頭的小青年。平生第一次設計郵票，對方寸郵票的特點、規律一概不知，但任務就是命令。當時工作頭緒很多，我住在瀛台，一會兒要跑到懷仁堂，一會兒又要跑到勤政殿，抽時間查找和翻閱了大量的圖片、資料。記得那時郵電部還沒有成立，是華北郵政總局承擔郵票工作，與我聯繫的是現在著名的郵票設計家孫傳哲先生。我從孫先生那兒了解了一些郵票設計須知，以後便在16開紙上畫鉛筆稿。從接受任務到畫出圖稿，僅用了4天時間。那個時候，我們的工作仍然保持戰爭年代那種雷厲風行的作風，組織上交給任務，一般只給兩個內容，一是什麼任務，二是時間要求。一切自己去創造，在幹中學，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當時，北京承印郵票的印刷廠，只能採用雕刻版一種印刷方法。而雕刻版印刷工藝比較複雜，整個工序完全由手工操作。雕刻製作一枚郵票圖稿，需要較長時間，在當時這是不允許的。而採用膠版印刷，製版工藝簡單得多，可以大大縮短印刷周期。為了盡早發行新中國第一套紀念郵票，決定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用膠印印刷。但是，這兩位畫家對郵票設計的要求不甚了解，畫出的圖稿無法製版。心急如焚的鄧連普匆匆趕到上海，向解放軍駐滬供應處求助，軍代表最終聯繫到了設計師孫傳哲，請他為這套郵票繪製出了符合印刷要求的平凹版圖稿。



◆《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郵票(1949)

設計師孫傳哲(1915-1995)，浙江寧波人，出身於書香門第，1930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院西洋畫系，兩年後入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深造，師法徐悲鴻、潘玉良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轉調入郵電部，專業從事郵票設計工作，至1985年，他共設計或參與設計的郵票達150餘套。孫傳哲曾說：「郵票設計家有兩支筆：一支是設計家親手掌握的畫筆，另一支是郵票印刷機。郵票設計家應以適合印刷的構圖方法、色彩來駕馭「印刷機器」這支畫筆，使印出的郵票儘量如實地還原畫稿，甚至錦上添花。因此可以這樣說，一個優秀的郵票設計家往往也是一個優秀的畫家，而一個優秀的畫家卻不一定是一個優秀的郵票設計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華北郵政管理總局供應處在滬招標印製郵票。當時著名的私營出版、印刷、發行經營的文化單位——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正處在任務不足、經濟困難之際，憑藉其有多次印製郵票等有價證券的經驗，在招標競爭中獲勝，取得了承印新中國的第一套郵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郵票(紀1)的任務。同年9月18日，雙方簽訂承攬印製合同。

在廠長王雨樓的領導下，由分管工務的副廠長胡維永分管製版印刷。總管理處抽調了一位過去為商務多次擔任監印郵票的老職工陳銘勛下廠任總監印。上海華東郵政管理總局供應處派來軍代表祝存恕駐廠監督。當時是用對開白紙在全張膠印機上印刷的。按照印製合同要求「紀1」郵票分為各地貼用及東北貼用各4種，共印800萬枚，須在政協會議期間分送各地發售。中途因「紀1」郵票圖稿改動(郵票銘記由「華北」改為「中華」而重新製版)致使印製時間非常緊迫。後經商務職工節日加班，使「紀1」郵票首批成品於1949年10月4日出廠，10月12日全部印製完成。「紀1」郵票從簽約到印製完成僅24天，屬於高效率。印刷質量達到很高水平，郵票出售後博得社會各界高度讚揚。

◆文：李毅民(高級工程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收藏》雜誌原主編。)

◆下期預告：《簪花仕女圖》郵票



◆「樂藏與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批受贈藏品展」海報

香港故宮館展出首批受贈藏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全新專題展覽「樂藏與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批受贈藏品展」於15日開放，展出約100件重要館藏，表彰香港12家捐贈方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的貢獻。

據香港故宮館副館長王伊悠介紹，香港故宮館自2022年開幕至今不到兩年，接受捐贈的藏品數量已超過1,100件。此次展覽是首次以專題形式集中展出該館珍貴館藏，意義重大。「香港歷來就是中國藝術品收藏和研究的重鎮，12位香港收藏家在挑選文物捐贈給我們的時候也有很多考量，包括文物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是非常用心的。」

王伊悠希望，觀眾透過展覽不但能欣賞到捐贈人收藏和藝術創作的水平，也可以從文物中體驗一場「濃縮版」的文化旅程，了解中國從新石器時代至

21世紀的藝術成就，暢遊五千年的文化歷史。

此次展覽中，有一件二十世紀初的法國火車頭式時鐘，是經過香港故宮館與北京故宮合作修復後才得以展出。

香港故宮館研究員、展覽策展人周維強告訴記者，由於藏家沒有博物館相對應的專業知識，研究團隊發現文物曾經過不當的維修，包括機芯裝錯、火車底下的連桿斷裂等，請了北京故宮的專家協助修整，花了近三個月時間才修好。

「我們要做的不只是收藏、展示文物，也要將文物的始末源流搞清楚，用最好的科技將受損文物復原、保存，以最好的面目呈現給大眾。」在周維強看來，藏家收藏的時候可能存在一些限制，需要專業手段介入，透過博物館的協助，一些好的文物才



◆吳鎮科捐贈法國火車頭式時鐘(約1900年) 圖源香港故宮館

能繼續被大眾欣賞。

據悉，香港故宮館將制定長期計劃，在引進其他博物館藏品辦展的同時，將香港故宮館的好藏品、好故事推出去，向內地及海外頂尖博物館推出香港故宮館的展覽，發揮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的平台作用。

◆中通社